

萬世流芳
萬古流芳
萬古流芳
萬古流芳
萬古流芳
萬古流芳
萬古流芳
萬古流芳
萬古流芳
萬古流芳



漢代漆器藝術

李正光 繪編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 曹 洁
图版摄影 王 露
 李贺仲
责任编辑 张圣福

漢代漆器藝術

李正光 编绘

文物出版社 出版

北京五四大街二九号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 1/8 25印张 1980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8068·1437 定价：110元

目 次

出版说明.....	4
汉代漆器艺术.....	5
图版目录.....	11
英文提要.....	21
编 后 记.....	24

图 版

漢代漆器藝術

李正光 繪編

文物出版社

目 次

出版说明.....	4
汉代漆器艺术.....	5
图版目录.....	11
英文提要.....	21
编 后 记.....	24

图 版

出 版 说 明

在我国古代工艺美术的百花园里，漆器艺术是一朵艳丽的奇葩。它的艺术魅力，至今还在激动着我们。

建国以来，全国各地出土了不少汉代漆器，尤以湖南、湖北、广西、四川等省区为最多。但由于漆器保存困难，使许多人难以看到那些精美的装饰图案和高超的艺术。作者以一丝不苟的严肃态度和高超的技巧，对汉代漆器的主要图案装饰，作了逼真的临摹，有的几乎达到了乱真的程度。这对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本书选编了汉代漆器图案二百五十六幅，相信它对从事工艺美术、图案设计、文物考古和艺术史工作的读者，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汉代漆器艺术

李正光

在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史上，汉代的漆器艺术占有极为光辉的一页。

西汉王朝建立后，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与民“休养生息”的措施，使遭受严重破坏的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由于经济的相对繁荣，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汉代的漆器艺术，在继承战国制漆工艺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广，工艺之精，都达到了鼎盛的水平。

华丽而精美的漆器，在汉代宫廷、达官显贵和地主富商的生活中，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他们为了满足生活享受的需要，不惜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竞相制作。如长沙马王堆一号和三号汉墓，随葬的漆器多达五百多件。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则更为惊人，出土了七百多件漆器。据桓宽《盐铁论·散不足》记载：“一杯棬用百人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不难想象，制作如此大量的漆器，要耗费多少人的劳动！其价值之昂贵，也就可想而知了。

汉代的漆器生产，主要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官府设有专门制造漆器的工场，并有工官管理。从出土的汉代漆器看，不少刻有（或书写）年代、制作地点、工官和制作者的姓名。除官府作坊蜀郡、广汉和咸阳的产品外，还有广东的“蕃禺”，广西的“布山”，河南的“许市”，山东的“莒市”等地，也制作了许多精美的漆器。此外，还有“里”和私人作坊的戳记。这说明汉代的漆器生产，除官营外，也还有民营的漆器手工业作坊。

汉代漆器的制作，有精细的分工，这有利于提高产品的质量。据贵州清镇平坝十三号汉墓出土的一件耳杯的铭文记载，当时生产漆器分为素工、上工、涓工、髹工、黄涂工、画工、清工、造工、供工、漆工等。这反映出漆器的生产过程是相当复杂的。

汉代漆器的品种十分丰富，如饮食用的杯、盘、碗、鼎、盒、壶、锺、钜、樽、卮、孟、勺、匕；盛化妆品用的奁；娱乐用的乐器、六博；出行用的车、伞、杖；居室用的几、案、枕；占卜用的式盘；丧葬用的棺槨、笥床、镇墓兽；以及兵器、文具等，几乎应有尽有。它们的胎骨，有木胎、竹胎、夹纆胎、皮胎、藤胎、铜胎、陶胎和砂胎等。其装饰方法，主要有彩绘、针刻（或称锥画）、沥粉和镶嵌等工艺。

建国以来，在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江苏、安徽、河南、河北等地，发掘了一批汉代墓葬，出土了许多精美的漆器。但由于漆器不易保存，绝大多数只能浸泡在药水中，一般人是不容易看到的。近年来，出版物上虽可看到一些，但又很难准确反映出汉代漆器精美的图案和丰富的色彩。笔者由于工作的关系，又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用了几乎十年的时间，对汉代漆器上的各种不同图案，作了如实的临摹。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使我对汉代漆器的装饰艺术积累了一些认识和体会。本文拟就汉代漆器的装饰题材、装饰手法及其艺术成就，谈一点看法。

一、汉代漆器的装饰题材

汉王朝建立后，虽说是“汉承秦制”，但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尤其是文学艺术领域，却依然保持着楚文化的特色。远古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和巫术文化，在汉代漆器艺术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黑地彩绘棺，可以说是一个最为典型的实例。如奔驰追逐、相互格斗的奇神怪兽，都是头上长角、张牙舞爪、性残好斗的形象（图32—76）。这正与楚墓中常见的头插鹿角、巨目长舌的镇墓兽相似。伟大诗人屈原在《楚辞》中也描述过类似的形象。湖北江陵出土的龟甲形漆盾，用堆漆描绘的人面兽爪和三足怪兽（图24、25），以及许多漆器上生动流畅的鸟纹、云纹、兽纹和几何图案，从内容到形式都保留着楚国漆器的遗风。

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漆器上出现了宣扬孝子、义士、圣君、贤相的题材。同时汉代又信奉道教和巫术，人们祈求长生不死，或死后羽化升仙。云纹和山纹在漆器上的大量运用，应该说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反映。他们把云和山纹象征“天堂”和“仙山”。为了使“天堂”和“仙山”也充满人间的乐趣，工艺美术匠师们总是要在云山中，描绘神怪仙人、奇禽异兽、青龙、白虎、朱雀、麒麟、白鹿之类。到了西汉晚期，还出现了羽人的形象。这些题材，已不同于远古图腾和狰狞神秘的青铜器纹饰，它们已不再具有现实中的威吓权势，而是具有一种乐观进取的精神。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汉代漆器的装饰题材也日益广泛，内容也更为丰富。除传统的题材外，又出现了反映人间生活的内容，如贵妇出行、狩猎、歌舞、历史故事、战斗场面等（图152—155）。在人物画中，人间世界虽然还与龙、凤、神话并存，但现实生活却已成为画面的主体。这种以现实生活为主要题材的艺术风格，是对漆器装饰题材的一种突破，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二、汉代漆器的装饰手法

汉代漆器的装饰，可分为彩绘、针刻、沥粉和镶嵌等几种。

彩绘包括线描、平涂、堆漆和渲染，线描是最基本的手法。由于漆器装饰不能采用模印的方法，而只能靠手工用毛笔描绘。因此，那种规整拘谨的纹样，并不适于漆器装饰。经过反复实践，漆工们逐渐熟练地掌握了用毛笔进行描绘的一套

新技法，创造了以线为主要骨法的纹样组合。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黑地彩绘棺，其云气纹的线条是那样的飞扬流动，自由奔放，显示出气势磅礴和旋转不息的运动感。

平涂的方法有三：一是用线勾勒物象后涂色。二是先平涂物象，然后再用线勾勒轮廓；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基本上采用这种方法。三是用颜色平涂物象后，再用线勾勒主要部位，以表现物象的形体结构。如长沙砂子塘一号汉墓出土的两件漆奩（图152—155），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彩篋冢出土的彩绘孝子漆篋（图246—248），采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渲染法仅见于朝鲜彩篋冢出土的龙纹漆奩。龙的头、足、腹部在平涂地色后，再用渲染法表现明暗。这种方法很少见，可以说是绘画技法的一大进步。

堆漆法是利用漆粘稠不易展开的特性，用以表现物象的立体感。如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黑地彩绘棺所绘的神怪，其眼、牙、爪和肌肉明显凸出，具有浅浮雕的效果。再如长沙砂子塘一号汉墓漆棺上的彩绘谷璧，也是采用堆漆法，其谷粒明显凸起，从而增强了真实感和装饰美。

针刻（又称锥画）是用锥状金属工具在漆器表面刻出纹饰。有的还在刻出的纹饰上填以朱色和金色，如湖北光化五座坟三、六号汉墓出土的龙凤纹漆卮和禽兽纹漆卮（图202、203），就是针刻后在纹饰上填以金彩。有的则在针刻纹间饰以朱色小点或弦纹，如山东临沂银雀山四号汉墓出土的漆奩（图200）等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奩，线条飘动飞舞，简洁流畅，技法娴熟，圆边的弦纹刻画精确。而且圆的中心都有一个小孔，这说明当时已经掌握了比较精确的作圆工具。针刻的主纹多数是云纹和山纹，空隙处间或饰以禽兽、羽人等，边饰则以几何纹为主。

镶嵌是用金属或其它物质镶嵌在漆器上，起装饰和加固作用。商、周和战国时期，有嵌绿松石、蚌泡和铜制作附件的漆器。西汉时期，镶嵌技术又有新的发展，有嵌料、玉、骨、角、玛瑙的，还有镶嵌铜、锡或铜锡鎏金银。这样制作的漆器又称扣器。扣圈多少要根据器物的大小而定，少则一圈，多的七、八圈。扣的方法是用漆粘合，有的还在金属上加泡钉，使之更为坚固。西汉中期至东汉初，扣器的制作技术更臻纯熟，器物更为精美，如江苏连云港海州网疃庄汉墓出土的银扣漆器（图223—227），都是汉代扣器中的精品。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博具，四角嵌有用角质雕成的飞鸟。当时的扣器主要作为贡品，据《汉书·贡禹传》载：“蜀（郡）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卫宏《汉旧仪》也说，西汉“大官尚食用黄金扣器，中官私官食用白银扣器。”可见金银扣器的使用，还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贵州清镇平坝和朝鲜出土的扣器，很多都刻有“广汉郡”或“蜀郡”字样，说明广汉和蜀郡制作的扣器，确实十分精美。甘肃武威出土的一件鎏金扣器，通体鎏金，并用绿松石镶嵌，是东汉时期最精美的工艺品之一。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掌握了金银的反射和延展性能强的特点，将它们锤击成箔片，用来装饰器物或制成饰件，十分富丽美观。西汉用金银箔片装饰器物的

方法，或布满全器，或局部作地，然后再用朱或黑漆描绘纹饰。另一种方法是将金银箔片镂刻成人物、禽兽、曲线图案和几何纹样等，并用朱或黑漆勾画物象的轮廓和动物的眼、足、毛等。用金银箔片镂刻的动物纹样，工匠们很注意平面的影象效果。做到轮廓清晰，角度适宜。造型粗犷、质朴而简洁。从表现的内容和艺术形式看，它与汉代画像石、画像砖有近似之处。这种装饰技法，也许可以说是我国剪纸艺术的雏形。

汉代漆器的装饰，图案纹样占有重要的地位。除运用C形线组成各种形式的连续纹样外，都是采用一般图案构成的原理，结合不同的器形和用途，灵活运用。常见的有二方连续和适合纹样，四方连续的很少。二方连续纹样主要用于装饰器物的口沿、圈足和四周，作为边饰。其排列方法多数采用横式左右连续或纵式上下连续。单位纹饰的排列，有一个散点反复排列，也有两、三个散点互相组合排列；有上下左右连续，也有上下左右颠倒连续。单位之间有的饰以点式涡纹，使纹样没有明显的段落。纹样的基本组织形式有散点式、垂直式、水平式、倾斜式、波状式、回纹式、菱形式和折线式等。适合纹样一般作为主纹，装饰在器物的主要部位，如盖顶和内底的中心。纹样具有独立性，但又注意与其他纹样的风格一致。其构成形式有规则的和不规则的，均衡的多，对称的少。有的以一个单位纹样几度反复相连，组成一个适合纹样。既注意纹样的适合性，又照顾到它的完整性。

汉代漆器除运用C形线组成的纹样外，还有龙纹、凤纹、怪兽纹等。变形凤纹、波折纹和B字纹，在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出土的漆器上常见。但湖南、湖北的较秀劲，而广东、广西的则较粗拙。沿海地区，如山东、江苏、安徽一带出土的多几何纹，云纹的组成显得较拘谨，有的还没有摆脱金银错纹饰的影响。综观汉代漆器的图案装饰，既有鲜明的统一风格和时代特征，又呈现出不同的地方特色。

三、汉代漆器的艺术成就

和其他的艺术形式一样，汉代的漆器装饰艺术有它独特的成就。在我国古代艺术的百花园中，它是一朵艳丽而永不凋谢的奇葩。它的艺术魅力，至今还在深深地激励着我们。

《笔法记》谓：“画有六要，气居第一。”气，即气势。汉代漆器艺术正是通过线条和色彩，充分表现了一种磅礴的气势，给了人们以美的享受。

汉代的漆器画工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创造、运用和发挥了线的表现力。他们深深懂得，线的美在于运动，而运动的美又在于取势。汉代漆器装饰艺术所表现的气势，主要是由于画工们十分熟练地掌握了运动的线——曲线。如江苏盐城三羊墩出土的漆盘（图228、229），安徽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出土的云纹银扣漆奁（图192），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云纹九子漆奁（图102—105）和黑地彩绘棺（图32—77），江苏盱眙出土的云纹漆案（图233），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神兽纹铜扣漆樽（图235），湖北襄阳擂鼓台出土的人物纹漆奁（图27）等，都是用长短随意，转曲

自如的曲线组成画面。线有刚有柔，或粗或细。刚则挺拔有力，柔则圆转徐舒；粗则重若千钧，细则纤如毫发。真可谓线随云动，云助线威，使整个画面呈现出一种磅礴的气势，给人以云海翻腾之感。这种一往无前的整体气势，正是汉代漆器装饰艺术的精髓和特有的美学风格。

“以形写神”或“以气写神”、“形神兼备”，历来被人们视为画理之首。虽然汉代漆器装饰中的人物、飞禽、走兽以及神怪，都是简洁而夸张的形象，但正是这些不事细节的整体形象，从大的“形”中取得了整体的“气势”，表现出一种生命和力量。这是“神”的本质，也是汉代漆器装饰艺术中“神”最重要的表现。同时，汉代的漆器画师们不但重视整体的“气势”和“神”，而且也注重主要细节的刻画，如马王堆黑地彩绘棺上的仙人和神怪，作者在涂面部时根据表现物象神情的需要，留出不同形状的空白作为眼眶，然后用蘸饱颜色的笔尖点出眼珠，使眼球成圆珠状凸起。这种对眼神的刻画，正体现了唐人张彦远说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人物的造型是绘画艺术的一个重要问题。汉代以前至西汉初年，人物的造型还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影像，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侧面像，如长沙出土的楚墓帛画和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的软侯夫人等。到西汉中期，才出现了正面和半侧面的人物形象，如湖北襄阳出土的人物漆奁（图26—30），广西出土的狩猎纹漆画铜箭（图182）等，都可以看出人物造型水平的提高。同时，因漆画是用线条和色彩来表现人物形象的，与纸绢的效果相差无几。它不仅是精美的工艺品，而且也可以说是绘画艺术的珍品。这些漆画人物形象，是研究我国绘画史的极为重要的资料。

汉代漆器装饰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既有现实生活，又有神话故事；既有奇禽异兽，又有花鸟虫鱼；既有紧张的战斗场面，又有轻松的歌舞弹奏；既有单线平涂，又有油画漆绘；既有针刻刀雕，又有刻影镶嵌。可以说是集汉代艺术之大成。

这些年来，精美的汉代漆器艺术，深深地吸引着我，也感染着我。我把这些精美的图案临摹下来，目的是想把它们提供给从事文物考古、工艺美术和美术史工作的同志们参考，对继承和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艺术方面，起到它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本书所收集的资料还不够全面和完善，编排也不尽妥善。而所谈的一些体会，也是很粗浅的，希望得到专家学者和同志们的指教，并竭诚欢迎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1984年4月于湖南长沙

图 版 目 录

1	云纹漆盒盖部纹饰	1
	口径21厘米 湖北云梦大坟头1号汉墓出土	
2	云鸟纹漆盂纹饰	2
	口径30厘米 湖北云梦大坟头1号汉墓出土	
3	云鸟纹漆盘纹饰	3
	口径18.5厘米 湖北云梦大坟头1号汉墓出土	
4	云纹漆奩纹饰	4
	盖径22.5厘米 湖北云梦大坟头1号汉墓出土	
5	云鸟纹椭圆形漆奩纹饰	5
	口长20.3厘米 湖北云梦大坟头1号汉墓出土	
6	波折纹漆耳杯纹饰	6
	口长20厘米 湖北云梦大坟头1号汉墓出土	
7	几何纹漆耳杯纹饰	6
	口长20厘米 湖北云梦大坟头1号汉墓出土	
8	云豹纹漆扁壶纹饰	7
	通高48厘米 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	
9	云豹纹漆扁壶盖部纹饰	8
10	云豹纹漆扁壶腹部纹饰 (局部)	8
11	云豹纹漆扁壶腹部纹饰 (局部)	9
12	云豹纹漆扁壶腹部纹饰 (局部)	9
13	龙凤纹漆盘纹饰	10
	口径18.6厘米 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	
14	凤纹漆盒盖部纹饰	10
	口径21厘米 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	
15	云纹椭圆形漆奩纹饰	11
	口径20.5厘米 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	
16	针刻云兽纹漆奩纹饰	12
	口径18.4厘米 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	
17	凤纹漆耳杯纹饰	13
	长21.7厘米 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	
18	三鱼纹漆耳杯纹饰	13
	长21厘米 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	
19	云纹漆卮纹饰 (局部)	14
	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	
20	几何纹漆壶纹饰 (局部)	14
	湖北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出土	
21	云鸟纹椭圆形漆奩纹饰	15
	口长29厘米 湖北云梦睡虎地34号汉墓出土	
22	几何纹漆卮纹饰	16
	高13.7厘米 湖北云梦睡虎地2号汉墓出土	

23	变形龙纹漆耳杯纹饰	16
	口长17厘米 湖北云梦睡虎地1号汉墓出土	
24	神兽纹龟甲形漆盾纹饰(正面)	17
	高32厘米 湖北江陵凤凰山8号汉墓出土	
25	神兽纹龟甲形漆盾纹饰(背面)	17
26	云纹漆奩纹饰	18
	通高17.5厘米 湖北襄阳擂鼓台1号汉墓出土	
27	人物纹漆奩盖部纹饰	19
	口径23.8厘米 湖北襄阳擂鼓台1号汉墓出土	
28	人物纹漆奩盖内纹饰	20
29	人物纹漆奩内底纹饰	21
30	人物纹漆奩外底纹饰	22
31	云纹漆奩内底纹饰	23
	盖径20厘米 湖北襄阳擂鼓台1号汉墓出土	
32	黑地彩绘棺盖板纹饰	24
	高114、长256、宽118厘米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	
33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26
34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26
35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27
36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27
37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28
38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28
39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29
40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29
41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30
42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31
43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32
44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32
45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33
46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34
47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34
48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35
49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36
50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36
51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37
52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37
53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38
54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39
55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40
56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41
57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42
58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42
59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43
60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43
61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44
62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44
63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45
64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45
65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46
66	黑地彩绘棺纹饰(局部)	47

67	黑地彩绘棺纹饰 (局部)	47
68	黑地彩绘棺纹饰 (局部)	48
69	黑地彩绘棺纹饰 (局部)	48
70	黑地彩绘棺纹饰 (局部)	49
71	黑地彩绘棺纹饰 (局部)	49
72	黑地彩绘棺纹饰 (局部)	50
73	黑地彩绘棺纹饰 (局部)	50
74	黑地彩绘棺纹饰 (局部)	50
75	黑地彩绘棺纹饰 (局部)	51
76	黑地彩绘棺纹饰 (局部)	51
77	黑地彩绘棺盖板侧面纹饰 (局部)	52
78	朱地彩绘棺盖板纹饰	52
	高89、长230厘米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	
79	朱地彩绘棺头挡纹饰	54
80	朱地彩绘棺足挡纹饰	55
81	朱地彩绘棺左侧板纹饰	56
82	朱地彩绘棺右侧板纹饰	58
83	云纹漆鼎纹饰	60
	通高28厘米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	
84	云纹漆鼎盖部纹饰	60
85	凤纹漆盒纹饰	61
	通高19厘米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	
86	凤纹漆盒盖部纹饰	61
87	云纹漆钲纹饰	62
	通高57厘米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	
88	云纹漆钲盖部纹饰	63
89	云纹漆钲腹部纹饰 (局部)	63
90	云纹漆钁纹饰	64
	通高51.5厘米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	
91	龙纹漆勺和云纹漆匕纹饰	65
	勺长62厘米 匕长43厘米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	
92	云点纹漆盂纹饰	65
	口径25厘米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	
93	鸟纹漆盂纹饰	66
	口径26厘米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	
94	纹云漆案内底纹饰	67
	长76.5厘米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	
95	云纹漆案外壁纹饰	67
96	云龙纹漆奁纹饰	68
	盖径31厘米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	
97	四猫纹漆盘纹饰	69
	口径28.5厘米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	
98	三猫一龟纹漆盘纹饰	70
	口径28.5厘米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	
99	云纹漆盘纹饰	71
	口径53.6厘米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	
100	云纹漆盘纹饰	72
	口径28.6厘米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	
101	云纹漆奁纹饰	73
	口径26.5厘米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	